

★四访苏雪林

●李 瑛



苏雪林1895年出生于安徽省太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就读于安徽大学，潜心研习桐城姚、方名著，被誉为青年学子中的翘楚。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去法国学习绘画艺术，与电影《画魂》中的女主角潘玉良是同班同学，两人相处数年，姐妹相称，结下深厚友谊。

苏雪林27岁回国，还是一个阳光美女，就踏进南京、安徽、武汉和四川等地的大学校园，站在讲台上当讲师、教授，课余之后埋首爬格子，从事文学创作，笔耕80余年。

上个世纪20年代，她写的小说散文《绿天》《棘心》《蠹鱼生活》蜚声文坛，继后出版的《玉溪诗选》《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及《南明忠烈传》，亦被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的必修教材。

1949年，苏雪林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先去香港，后去法国，1952年到台湾定居。

1993年，苏雪林与巴金、冰心、肖乾、钱钟书等人同获“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

台湾学术界尊敬地称苏雪林为国学大师，大陆也没有忘记她，安徽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她的四卷《苏雪林文集》。

肖乾文章让我想起苏雪林

1995年7月12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肖乾先生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提到了苏雪林经历中的一

件往事。

1936年，苏雪林交给肖乾51两黄金，拜托肖乾交给《大公报》，捐赠给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因为我曾为此事访问过苏雪林，所以尘封数十年的记忆一时找回。当然引起我回忆苏雪林的还不止是肖乾先生的那篇文章，还有北京、上海、广州、安徽及港台媒体在1998年有关苏雪林的一系列报道。

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苏雪林1998年103岁，白发苍苍，身穿大红大紫的丝绒中式旗袍，拄着黑色手杖回大陆一事。那时她人虽超过百岁，但风范不减当年，犹乘机跨越台湾海峡，神采奕奕地回到故乡安徽。下飞机时那张在媒体上刊登的巨大彩色照片，使我有了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一个人活到103岁，身子骨不会是很硬朗吧，苏雪林回到故乡，也许就只好息影林下，颐养天年了。

真是意想不到，苏雪林竟游览黄山，东下上海，北上北京，与老友巴金冰心两人叙旧。

在未去北京会冰心前，她把她的为之笔耕40年，经过8次修改，写成的180万字的《屈赋新探》赠寄给冰心。冰心十分喜爱这部皇皇巨著，回信深表谢意。信的末尾写了“亲你”二字，苏雪林看了十分不解：“‘亲你’是什么意思？”一位文学大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一位资深的华文老作家竟不懂“亲你”二字的含义，让人难以理解。按苏雪林的老习惯，不懂就以书为师，她翻遍了手边的《康熙字典》《辞源》《辞海》，也找不到注解。苏雪林还有个老习惯：

不耻下问。她问身边的小保姆：“‘亲你’是不是‘亲你’？”小保姆说：“‘亲你’就是‘亲你’，那‘亲’字我不认识。”

后来她才弄清楚，她不认识简化字，小保姆不认识繁体字。

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国人，两岸若再不沟通，若再不交流，那就会越来越不分亲疏了。

通过这件事，苏雪林感慨良深。“人真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她叫人给她买回有关简化字书籍，戴上500度的老花眼镜，在灯光下像个小学生一个个地认识简体字。

一访苏雪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雪林随她任教的武汉大学迁往四川。她与武大的两位女教授袁昌英、凌淑华寓居成都陕西街，与华西大学女教授罗君玉同住一个院内的中式小木楼上。

袁昌英曾留学英国，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她翻译出版过雪莱的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肖伯纳剧选》和高斯华绥的《有产者》。

凌淑华是武大文学院院长陈原的夫人，上个世纪30年代就成名的女作家。

罗君玉是华西大学女教授，留法钻研雨果的《悲惨世界》多年，曾翻译出版斯汤达尔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

在武汉，称她们为珞珈三学士，

到成都,加上罗君玉,因为都在华西坝华西大学任教,媒体又称她们为华西四学士。

四教授中袁昌英年龄当时已50余岁,苏雪林48岁,凌淑华和罗君玉42岁,四人形同姊妹,还被媒体戏称为姊妹花。

1938年,我在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主持的《四川日报》副刊《沃野》任编辑,因为《四川日报》曾报道过苏雪林向抗日救亡团体捐赠51两黄金那件事,报社便派我去采访苏雪林,还要我写一篇苏雪林专访。

51两黄金是个不小的数目,51两等于几千克,我想苏雪林一定是一位珠光宝气的阔太太。那阵苏雪林住成都陕西街让庐,单看那“让庐”二字,我原以为是庭院森森的深宅大院,哪知去到那里却是一个狭窄的小木楼,她与她的丈夫吴宝龄,她的老姐姐各住一室,连厨房厕所都没有,而苏雪林本人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既不是珠光宝气,也不是颐指气使的富婆。她满头齐耳的黑发,在一副大眼镜下的一双眼睛,含蓄着智慧和深思,饱含着慈祥 and 亲切。她热情地招待我,给我端上一杯热茶。苏雪林的老姐姐说:“我们雪林嗜茶如命,过去一天也离不开我们安徽六安的茶,可惜现在买不着了。”苏雪林说:“这蒙山茶也挺不错啊!”接着就向我背诵起唐代黎阳王写的一首七律:“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消剪碎先春叶,石髓香沾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叫陆羽持公论,应是天下第一茶。”

背诵完那七律,她笑着向我说:“我家没有厕所,解手就跑公厕;我家没有厨房,就用三家人合用的公厨,天下为公嘛。只有两件事还没有公,一件就是睡觉的卧室,另一件就是这茶。”真是苦中有乐,具有大作家苦涩的风趣。

当我提起要为她捐赠黄金一事写一篇专访时,却被她婉言拒绝了。

当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而苏雪林已近知天命的年岁,她是前辈,

与我母亲的年龄相近,因此她向我诚恳地说:“若是你把我当成你忘年之交的朋友,你就千万不能写。若是你一定要写,吹吹捧捧,我们还是什么朋友?若你写了,就把我弄成沽名钓誉之辈,不了解我捐赠的初衷,那就对我太不尊重了。”

二访苏雪林

上个世纪40年代,各地报刊炒作《画魂》中的潘玉良,连篇累牍的花边新闻,连篇累牍的秘闻揭密,真是不嫌“洛阳纸贵”,大肆摇唇鼓舌。因为潘玉良和苏雪林在法国就是同窗好友,我带着这个问题第二次访问苏雪林。

一提起炒作潘玉良这件事,苏雪林就拉开话匣子滔滔不绝。

她说报刊说潘玉良是青楼妓女,脱光身子让男人欣赏,与老公潘赞化这样那样,都是一派胡言。她告诉我,潘玉良是个好人,不仅是高水平的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大学执教,是学生最尊敬的良师,在家中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潘玉良的灵魂比炒作者干净多了。她还向我讲起了潘玉良与徐悲鸿之间的一段往事。

1931年,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当系主任。艺术系下分四个组:西画、国画、音乐和戏剧。那阵潘玉良从法国回来,苏雪林把潘玉良介绍给徐悲鸿,徐悲鸿看了潘玉良的西画作品,视为上乘之作,立即向中大校长朱家骅介绍,请朱校长聘请潘玉良到艺术系任教。朱校长把此事向教务长一说,教务长就不同意,说潘玉良出身青楼妓女,有损最高学府的尊严。中文系的老先生一听说这件事也大摇其头:“如此女人何能为人师表?”徐悲鸿一气之下,以去就相争,提出辞教,离京去沪。艺术系学生群起挽留,找到朱校长说,如不将徐先生请回来就集体转学,结果朱校长去上海三请徐先生,还送去聘请潘玉良到艺术系任教的聘书才算了事。

潘玉良走上艺术讲坛后,徐先

生向学生说:“媒体所载,诸多不实。即使所说有些许真实,潘先生过去的幸,也决不能降低潘先生现在的艺术地位。”

为了尊重潘玉良,徐先生把他教的三四年级的西画课请潘玉良去教,而自己却去教一年级的新生。

苏雪林向我讲完这段往事,还余犹未尽,她对我说:“炒作全是一种浮躁的社会心态。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决不会有损于玉良的什么,反而显示出玉良的人格魅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那老话就是真金不怕火。”

多少年后,苏雪林向我讲的潘玉良往事,又在《画魂》中搬上银幕,毁誉多,为此我曾采访潘玉良的高足大画家屈义林先生。屈先生大摇其头,他送我一幅他画的潘玉良素描,画中还题了这样的几句诗:“画魂原是女强魂,两渡重洋百劫身。别有高情描世界,不须美女论天人。”“慈母良师故国魂,金陵五载画前身。遥知广海云间鹤,犹是六朝松下人。”

苏雪林是潘玉良的同窗好友,屈先生的诗画证实苏雪林所说的潘玉良还不是一家之言。

三访苏雪林

1938年8月15日,日军108架轰炸机轰炸成都苏雪林所住的陕西街,火光冲天,一片瓦砾,苏雪林住的“让庐”亦被波及,报社派我前去慰问,并要我带去200元慰问金相赠,我三访苏雪林。

她住的小木楼原本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危楼,经敌机一炸,相邻数处和两面墙壁就被震垮,她用土布为帘相隔。当我说明来意,并把200元慰问金交给她时,却被她再三推让,婉言拒绝了。她说:“这年头,虽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佛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天下苍生正在受苦受难,我比他们总要好些,我用此钱,于心何安?”

由于三次相访,我逐渐了解了苏雪林的婚姻和家庭。

苏雪林的丈夫吴宝龄曾留学美

国,学习的是机械。学机械人也很机械,满脑子装的是定律和公式、原理和操作,没有骚人墨客的幽默和风趣,当然更没有艺术家的浪漫,两人之间没有卿卿我我,没有情意绵绵,没有二人世界。

在陕西街“让庐”,苏雪林与吴宝龄同桌吃饭,分室而居,一家两制,各行其是,不像夫妻,却又是夫妻,不像个家庭却又是一个家庭。

作家的婚姻和家庭像苏雪林那样的不多,但她与吴宝龄却能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白头偕老共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苏雪林从巴黎回到安徽老家还是个妙龄女郎,微微的笑容,温情的眼神,无论气质和品位,都使许多男士颠倒。但她因为信守老父老母凭媒妁之言在她童年时所订下的婚约,为了不使父母因为她的违约被人非议和谴责,她虽知道自己的确不爱对方,但她确实知道对方在用自己的方式深爱着自己,如果她为了个人幸福,去伤害自己的父母,去伤害对方,不是她做人的原则,因此就毅然与吴宝龄结了婚。

苏雪林的小姐妹问她:难道你就这样度此一生?你为什么不与吴宝龄早离早散,分道扬镳?作家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难道你一生都不要一个人应有的幸福?

真是意想不到,苏雪林是另一种人,她坚决不离。她说我们之间仅仅是个性不合,吴宝龄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在美国学机械,回国后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在大学任教,已经是很苦闷了,若我再与他闹离婚,岂不是在他背后戳他一刀、在他创口撒一把盐?其实他要那样,也是因为他特别敬业,惟恐没有尽到对青年学生的职责。我们国家穷,人才缺乏,他钻进自己的世界,也是出于他的爱国热忱,像这样的学者,我怎么能伤害他。再说,他的敬业精神也感染了我,我之所以能笔耕不辍,钻研有得,我还要感谢他咧。如果我们沉醉于郎恋女情,失去宝贵年华,我不但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庸庸碌碌,终此一生,那又有什么人生价值?—

个人的人生价值又岂能与情意绵绵画等号?何况情爱不一定永恒,时光决不会等待。

四访苏雪林

1945年的农历端午节,第一次诗人节座谈会在杜甫草堂拉开了帷幕,本土作家诗人与客居成都的作家诗人济济一堂。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四访苏雪林。

诗人节以悼念屈原为主题,朗诵楚辞屈原者朗朗之声不绝。苏雪林撰玉溪诗选、著唐诗概论早已闻名于世,座谈会主持人请苏雪林谈屈原及现代诗。苏雪林起立发言,朗诵贾谊悼屈原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悼先生……鸾凤优窳兮,鸱枭翱翔。间茸尊显兮,谗谀得志。”朗诵到这里时,她声泪俱下,她说:“当今之世又何其相似,受重视者皆谗谀鸱枭,被打击者皆鸾凤,悼念屈原,当不忘诗人应歌颂之对象,应鞭笞之对象。”

谈现代诗,她讥笑了两人,一为王统照,一为苏联的玛雅可夫斯基;她也颂扬了两人,一为普希金,一为莱蒙托夫。

她说她看过一个姓王(指王统照)的出的一本诗集,诗中有大号铅字,有小号铅字,有顺起的铅字还有倒起的铅字,并举一例:我要学屈原(大号铅字)打倒(大号铅字)卖国的封建专制(倒印的小号铅字)这是王大诗人写的诗!(苏雪林只说姓王,没有点名,但在座的都知道说的是王统照。)参会者听苏雪林一说,哄然大笑,掌声不断。

我在会上采访她,问她除执教外,还在作何研究和写作?她嫣然一笑:“你呀!真会抓机会,总不放松我。好吧,我就向你王婆卖瓜,再自卖自夸一次。老实告诉你,我中了屈原的邪,屈原把我迷住了,我今后余生都与屈原难舍难分。”她还向我说:“我把屈原作了一次试探,发现屈原中的神话,与西亚北非和希腊神话如同出一辙,进而可以断定,我们中国自古

以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在战国时期就与域外有过文化大交流。当我有这种发现后,我的一颗心,像一颗晶莹的大宝珠,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照透了我灵台方寸之心,神游到西亚、埃及、希腊和印度。”

经过60余年的笔耕,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的修改,废稿堆了几大屋,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终于完成了她180万字的四卷《屈赋新探》。

一位对人生如此热爱的文艺老人,婚姻竟又如此不幸,那她又是如何打发生活?又是如何排遣自己的情怀?这还真是一个谜。事隔40余年后,我在袁昌英教授的爱女杨静宜女士从访英回国写的一篇稿件中才把这个谜解开。

上世纪90年代,苏雪林与冰心数次通信,她劝冰心写自传,像你这样的大作家不写自传是多么可惜。冰心回信说她正在写,信末总是“亲你,亲你”。杨静宜写道:“只这两个字,就把跋涉过一个世纪的两位老人的心拴到一起,带回到无猜无忌的童年。多么可爱的稚子之心!多么可爱的人间至情!”

冰心爱猫,苏雪林也爱猫,猫成了两位老人难舍难分不可分离的宠物。男人爱犬,女人爱猫,这在人间并不鲜见,但要像这两位老人那样爱得那样须臾不可分离,爱之如命,实在不多。

再者,苏雪林曾于法国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西画,但她却钟情于国画,她本来是一位画家,但却不以画家自矜。

上世纪40年代,她要好的璐珈三学士之一的凌淑华在成都乐山等地办画展,轰动一时,而苏雪林却躲在斗室作画,作为抒发遣怀以自娱,从不示人。后来台湾,她仍把绘画当作个人消遣,直到1994年当她已届97岁高龄时,经台湾画界人士请求,她才交出几十幅,印了一本《苏雪林山水》画册。

苏雪林的山水画,行中人语:苏先生的画气势磅礴,构图稳重而富有新意,不夸张,不媚俗,给人以安闲自得,心意豁达,意趣盎然,清新灵秀的美感,这也是苏雪林性格的特征。